

印度人為什麼要相互潑糞？

在外人看來，印度人一直在探索人類“行為藝術”的最前沿：一根電線十人倫、一輛摩托百人坐、一條恒河萬人浴……

前面這還算口味兒淡的，另有一份來自印度“有味道”的節日祝福，肯定能打破你想像上限。

2022年10月28日，在《今日印度》發佈的視頻中，印度猛漢赤膊上身，手捧牛糞，互相投擲、塗抹，隨之而來的不是咒罵和難堪，反而是歡悅與亢奮，瞬間點燃節日的狂歡氛圍。

相比之下，中國潑水節、西班牙的“番茄大戰”，還有國際枕頭大戰都顯得那麼無色無味、平淡無奇。

“潑糞節”也許是唯一一隔著螢幕都能聞到味道的節日。其實，它的正名叫作戈爾哈節（Gore Habbā），是印度傳統大節燈節最後結束時的狂歡。每當“潑糞節”到來，成千上萬慶祝者就會從印度各地會聚到泰米爾納德邦的古馬塔普拉村（Gumatapura）。

印度人對這個一年一度的節日寄託了特殊情感，而從潑糞節的準備階段就能看出他們有多鄭重其事。從潑糞節當天清晨開始，全村老小就開始四處收集獻祭品以及牛糞“彈藥”。

隨後牛糞會被拖拉傾倒在比拉帕（Beerappa），比拉帕是當地庫魯巴人崇拜的神）寺廟前一個空曠的地方，這裡就是潑糞“主戰場”。

感受一下這一卡車神聖的牛糞

在大批“潑糞分子”中會誕生一位“天選之子”（Chadikora，音譯為查迪柯拉，意為“幸運寶寶”），他會戴上事先準備的草編鬍子，坐在一頭驢上，被帶入廟裡遊行。在祭司吟唱咒語，並塗抹牛糞祝福後，這位“天選之子”的鬍子就會被扯下，並拋向醞釀已久的糞池。

這時，一大坨牛糞就會立即潑到祭司身上，為大戰開打發出信號——進場的每個人都會被推進糞坑，以塗滿牛糞為祭。

為什麼人們願意“糞”勇當先？因為被牛糞砸到就是被幸運砸到，被牛糞砸到越多，收穫祝福越多，好運與健康就越多，總之是贏好幾次，贏麻了！同時，還有來自印度各地的成千上萬“看熱鬧不嫌味兒大”的遊客，但他們往往只敢遠觀，不敢近身耍玩。

其實，“潑糞節”還不至於太離譜，因為它在最後階段還設置了焚燒和沐浴環節。

在煙霧氤氳中，村民們在湖裡清洗自己，沉澱今日的祈福與狂歡，來一場人與神的心靈對話。

潑糞還是給潑“牛糞”？

但是，潑糞節為什麼非要潑牛糞不可？這就要從潑糞節的傳奇宗教文化背景說起。

相傳一位名叫德瓦拉古達（Devaragudda）的人來到當地古達（Gowda）家族做僕人，而德瓦拉古達去世後，他的物品就被扔進一堆牛糞裡……幾天後，在牛糞坑裡突然出現一隻象徵濕婆男性生殖器的林伽！

後來，古達一家人坐牛車經過此地，車輪鬆動掉落，輾到德瓦拉古達的物品，這個林伽就開始血流不止。當晚，古達家族的首領做了一個夢，夢裡濕婆命他建造一座寺廟，並且必須在排燈

節後的第二天舉行牛糞慶祝活動。據說從次年開始，潑糞節就成了一個慣例。

除了神話以外，當地人也篤信牛糞具有獨特健康價值。在慶祝潑糞節時，印度人不僅從不將牛糞視作不潔淨的排泄物，反而相信“牛糞神聖”。他們認為，在潑糞大戰中與牛糞親密接觸可以治癒疾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印度教潔淨觀，宗教意義上的道德觀念、權威、等級、身份區分是“潔淨”與“不潔”的評判標準。

因此，牛崇高的宗教地位使得其排泄物也“乾淨又衛生”，這與客觀上的健康衛生情況毫不相關。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牛糞就是潔淨衛生、吉祥有益的寶物。

“牛糞神聖”背後的文化邏輯

無論是神話傳說影響下的習俗沿襲，還是宗教觀念左右的認知原則，都可以看出印度人對於牛糞具有深入骨髓的喜愛。牛糞在印度之所以被奉若瑰寶，根源就是來自牛被賦予的宗教崇高性和文化神聖性。

西元8世紀，婆羅門教在被佛教壓過很長一個時期後，又反過來壓倒佛教，重新躋身印度的主導性宗教。這時婆羅門教也借鑒融合了佛教中“禁止殺生”的教義。這就是印度教對牛崇拜的催化劑。

印度史詩《摩柯婆羅多》中記載，毗濕奴在人間最重要的化身——黑天，年幼時是守護牛群的牧童。而且，濕婆神的坐騎也是一頭白色瘤牛。牛有幸成為神靈的坐騎，這就把牛的宗教地位提高到了接近於神靈的高度。

此外，印度教信徒相信：母牛與轉生教義有關，一個惡鬼需要輪回86次才會投胎為一頭母牛，再輪回一次就可以成為人類。

同時，印度教徒也相信：為供養在神廟裡的牛捐贈財物，能使自己的親人去世後獲得拯救，因為死者的靈魂會經過一條火焰河，而對牛捐贈能夠使死者擁有抓住一條牛尾巴的權利，以便順利渡過火焰河。一系列神話和宗教加持使得牛在印度成為神聖的化身。

文化因素無論多麼玄乎，本質上都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因此牛的神聖性不僅僅源於精神層面，還源於物質的社會實踐。

在印度傳統的農耕社會，在不穩定的季風氣候影響下，牛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工具。而與牛相關的各種產品，包括牛奶、黃油、牛糞，在物資極其匱乏的印度，也都是具有極高食用和使用價值的“寶貝”。

古代印度，土地受王權支配，婆羅門的地產來自於國王貴族的饋贈。勞動力則由整個村社分擔，無法專屬個人。在這種背景下，由於牛在農業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婆羅門往往想方設法把牛占為己有，壟斷這一關鍵生產工具。

歷史上，婆羅門在印度很多地方並不直接掌握暴力機關和行政權力。與古代中國立法禁止屠牛形成對照，婆羅門作為祭司階層，要維護自身經濟地位，最方便、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從道德和習俗上賦予牛崇高的宗教地位。

由於婆羅門長期壟斷宗教話語權，牛的神性



在歷史傳承中也不斷盤旋上升。可以說，印度教徒對牛糞的執著來自於對牛及其產品神聖性的推崇，而神聖性，本質上還是來自實際生活中的“實用性”。

政教相互加持

隨著牛神性的上升以及牛宗教地位的提高，印度教右翼勢力開始利用牛的符號意義，作為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和鞏固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精神武器。強調牛及其副產品的神性，就等同於強調印度教教義的神聖，而對牛的傷害，就等同於背叛印度教價值觀。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其實正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代表，其領銜的印人黨政府上台更是把“護牛”當做一項國策。例如，莫迪政府2017年曾推出《防止虐待動物（牲畜市場規制）法》，明令禁止屠宰、販牛，只不過後來因為爭議太大而被擱置。

然而，牛糞隨地堆積、任意塗抹早已在環境科學和醫學上都證明非常有害，而對牛糞的無害化處理也是印度長期難以解決的難題。

在此背景下，印人黨果斷採取行動，進一步開發牛的經濟價值、環境價值，給牛的宗教價值找更加具體理性的科學依據，以彰顯印度教傳統的當代價值和客觀合理性。

然而，和潑糞節邏輯相似，印度企業還在官方背書下全面開發牛糞牛尿等深加工產品。牛糞燃料早已不足為奇，而牛糞餅乾、以牛糞為原料的藥品和護理用品也屢見不鮮。

最過分的是，近期還有印人黨高官宣稱，“牛糞加工成的晶片可防手機輻射”或“以牛糞牛尿製藥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看來，主觀上被賦予神性的牛糞尿，客觀上就能有無數創新的新功用。

從民間自發的宗教行為上升到政府主導的政



治行為，政治的推波助瀾進一步塑造了印度人的崇敬心態。莫迪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為牛及其副產品的神性背書，這讓印度普通人對這種宗教文化傳統產生更深、更難割棄的價值認同。

無論外界怎麼看，印度教徒對牛糞的厚愛已經深入人心，回溯歷史也能找到其行為的歷史合理性。從這一點看，我們不妨秉持文化多元的觀點，用“理解但不接受”的視角看待“潑糞節”，感受“潑糞”的激情，而不擔心真被牛糞砸到。

人體自燃，真有可能發生嗎？

“那種氣味甜絲絲的，聞起來好像剛開始暖氣時的味兒。”

格斯內爾回憶起1966年12月的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

作為燃氣公司抄表員，格斯內爾經常出入賓特利醫生的別墅。老醫生當年已經92歲了，常年住在賓州的小縣城裡。他平時對格斯內爾信任有加，允許其自由進回家裡檢查管道。

可是那天早晨，格斯內爾獨自進門之時就發現屋裡煙霧繚繞。他順著煙味的源頭查去，發現地上有一灘灰燼。抬頭一看，頭頂的天花板，也就是二樓衛生間的木地板居然被燒穿了一個大洞。格斯內爾趕忙跑上樓，只見衛生間一片狼藉，灰燼之間赫然摺著一條未被燒盡的人腿[1]。

所謂的“人體自燃”現場，受害者被燒得只剩一隻腿 | Wikimedia Commons / Deputy Coroner John Dec

“賓特利醫生被燒死了！”消息四散而去，警方隨之而來。可是在一番調查之後，當地警察也陷入了困惑：老醫生之前的生活一切正常，沒有自殺傾向，而他殺的可能性也被排除。有人說，這一切只是意外，因為老人生前有抽煙的習慣，或許不小心引火燒身了？可是現場勘查的結果顯示，煙鬥被好好地放在臥室，老人卻被燒死在衛生間，這似乎解釋不通。除此之外，現場也沒有發現其他火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燒死這位可憐的老人？

震驚之餘，人們紛紛想起了一個可怕的傳說：人體自燃。

人體自燃，延續幾個世紀的恐懼。提到“人體自燃”這四個字，凡是小時候讀過世界未解之謎系列圖書的讀者肯定都有所印象。在這些獵奇類圖書中，所謂的人體自燃案件被包裝為超自然現象，各類人體焚燒的案發現場照片既滿足了我們的獵奇心理，又成了夜晚的噩夢源頭。或許有人會問：書上說的人體自燃事件真實存在嗎？如果存在的話，會不會發生在我自己頭上？

毫無疑問，人類的軀體確實是可以燃燒的，不然就沒有火葬這回事了。可關鍵在於，人體的燃點很高。正常情況下焚燒屍體需要易燃物品輔

助（比如木材、織物、汽油），還必須得有人為地點火。可是根據這些“自燃”案件的描述，受害者並未主動點燃自己或是被別人蓄意縱火。他們的軀體似乎沒有接觸火源，就莫名其妙地開始燃燒。

聽上去，人類的軀體好像是個危險的“火藥桶”，隨時都有可能啟動“自毀程序”，用一把熊熊烈火送主人歸西天。若果真如此，那實在是駭人聽聞！實際上，不僅僅是我們現代人會為這些故事感到好奇或恐懼，不少古人也會對人體自燃事件的真實性深信不疑，甚至還有一些知名學者對此進行過討論。

據記載，17世紀丹麥解剖學家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人體淋巴系統的發現者）是第一位記述了所謂人體自燃現象的學者。他在書中描述了一位巴黎老婦人夜裡睡覺時莫名渾身起火，最後被燒成灰燼的不幸事件[2]。不過在當時，人們還沒有提出人體自燃（Spontaneous Human Combustion）這一概念，只是簡單地將這些焚燒事件作為個案進行描述。直至18世紀，英國皇家學會的《自然科學會報》發表的一篇論文首次使用“人體自燃”這一名詞來形容那些難以解釋的人體焚燒事件[3]。

不僅是學術界，人體自燃的說法還傳播到了當時的文學界以及民間。我們所熟知的許多作家，比如英國大文豪查爾斯·狄更斯、俄國現實主義作家尼古拉·果戈裡，都在他們的小說裡提到了人體自燃。而狄更斯先生更是人體自燃概念的堅定擁護者，他在《荒涼山莊》一書中用人體自燃的辦法“寫死”了筆下一位愛喝酒的商人角色。對於這種“領盒飯”的方式，文學評論家亨利·劉易斯頗為不滿。他認為人體自燃完全靠譜，不該將如此荒謬的事情寫進書中。

而狄更斯的態度也很是有趣，他在序言中寫道：“除非有關人體自燃的全部事實資料也自然了，否則我不會放棄我的觀點。”[4] 是天譴，還是意外？

直至今日，像狄更斯與劉易斯那樣為人體自燃真實性而辯論的聲音仍是不絕於耳。支持者認為：世界上存在某種超自然力量，或是人體內存在某種特殊因素，可以不借助外界火源

而點燃自己。反對者則認為：所謂人體自燃都是誤會一場，一定是其他類型的意外事件被不明真相的群眾誤認成了詭異的自然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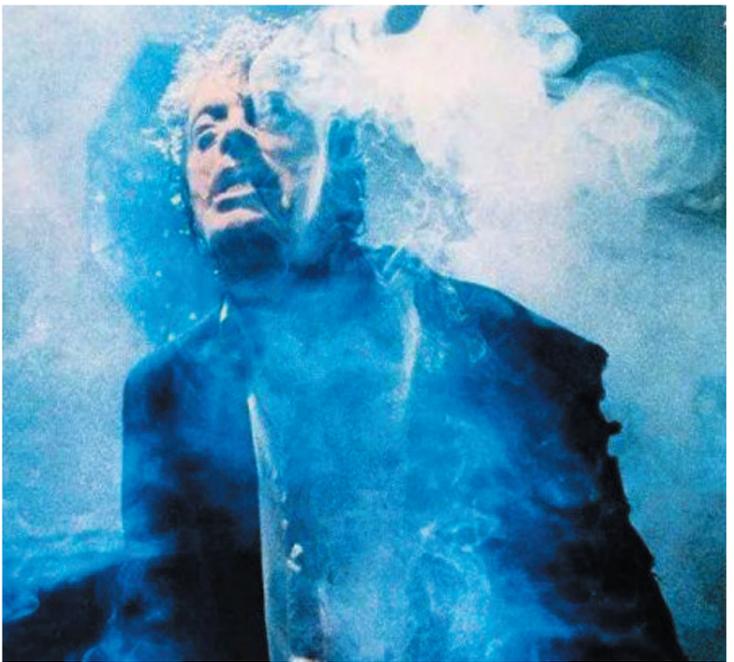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將狄更斯口中所說的那些“事實資料”拿出來一探究竟，看看人體自燃是否真有可能發生。

在狄更斯生活的時代，人們就已經發現：絕大部分報道中的自燃事件受害者，都有些共同點——要麼愛喝酒，要麼身軀肥胖。巧合的是，在西方宗教文化中，肥胖和嗜酒往往被當做縱欲享樂的象徵，而這樣的生活方式在當時虔誠的教徒眼中實在是罪過萬分。因此，人體自燃就被解釋為“神靈施加於有罪之人的天譴”[4]。

不過這種基於超自然力量的解釋顯然是無法服眾的。且不論是否有鬼神，就算是有，世間做惡之人多了去了，比縱欲享樂更嚴重的“罪過”也是五花八門，為何最後遭天譴的只有這些可憐人？況且有不少受害者生前並未喝酒，也不肥胖。

於是乎，很多支持者又嘗試從人體內部找原因。一些觀點認為：酒精是易燃品，大量飲酒配合上體內易燃的脂肪會提升人體的易燃程度，而人體內部的壓力會導致火花產生，引發燃燒[5]。這種理論看上去有點科學的味道，但實際上毫無科學根據[6]。不管酒的度數有多高，喝下去的量有多大，酒精始終不是體液的主要成分，不太可能顯著改變人體的燃點。至於人體內部壓力點燃酒精的說法更是遠離現實。不僅如此，人體內部作為密閉空間也缺少燃燒所需的大量氧氣。

實際上，即使不用這些科學知識進行反駁，只用基本的邏輯推理就會發現人體自燃的說法站不住腳。在此方面，著名科學作家拉德福德（Benjamin Radford）的評論很有代表性：“我們當今世界有50億人（1987年），如果人體自燃真實存在的話，為什麼相關事件數量如此之稀少呢（據統計，幾個世紀以來全球不超過



數百例）？此外，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走在大街上時發生自燃，也沒有人在踢球或是去星巴克喝咖啡自燃呢”[7]。

沒錯，幾乎所有的“人體自燃”案件都發生在夜深人靜之時，或是沒有他人在場之時。很顯然，正是因為沒有人目擊，所以故事才能亂編。而我們再多舉幾個類似案件的特徵，你會發現人體自燃的真相其實近在眼前。

以往的學者們總結了“人體自燃”案件受害者的共同點[8]，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點：

- 主要是老人或行動不便的肥胖人士
- 生前往往有喝酒或抽煙的行為習慣
- 屍體周圍普遍存在火源，比如蠟燭、油燈、壁爐、捲煙、煙鬥
- 事發前部分受害者處於意識不清醒的狀態（正在睡覺或醉酒）……

將這些線索聯繫起來，我們就能基本還原出所謂“人體自燃”的真實面貌：這些受害者在事發前獨自一人

呆在室內，因為抽煙或是蠟燭等火源倒在身上而意外地引燃衣物。然而，由於年邁體衰、肥胖、醉酒或是沒睡醒，受害人意識不清、行動遲緩，未能及時自救。接下來，衣物和被褥作為易燃物品致使火勢越發猛烈，最終將喪失逃跑能力的受害人活活燒死。

也許有人會問，在文章開頭所講的自燃案件中，老醫生身處衛生間，周圍沒有火源反而有水源，為什麼也會燒死？學者們推測認為，老醫生原本是在臥室抽煙而不慎引燃衣物的。當他發現後，就前往衛生間找水滅火，可惜92歲的他步履緩慢，還沒來得及打開水龍頭就被燒死了。以此類推，其他缺少火源的“人體自燃”案件很可能也是這個道理。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超自然靈異事件不過就是消防事故而已。在科學精神尚未普及的18、19世紀，人們把難以理解的意外事故描繪得怪力亂神還算情有可原。而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審視它們。如果繼續以人體自燃作為噱頭宣揚偽科學，恐怕就是對人類理性的背叛了。